

从公仆到昏吏仅有一步之遥

国家脊梁

关中土著

GUOJIAJILIANG

花山文艺出版社

情与法面前拷问国家干部权欲真相

国家脊梁

关中土著
GUOJIAJILIANG

从公仆到昏吏仅有一步之遥
情与法面前，拷问国家干部权欲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脊梁/关中土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55-652-7

I. 国… II. 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477 号

作 者: 关中土

责任编辑: 李 爽 张亚鹏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 - 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52-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国家的脊梁。

——鲁迅

目录

第1卷 福祸之间 1

每个人都有向往权力的原始欲望，然而就当你一步一步踩着这种欲望前行的时候，身边的人和事似乎也会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地蜕变，可是所有的一切只能在你面临生死抉择的临界点凸显出来……

第2卷 堕落游戏 27

因为有利益在驱使，有权欲在作祟，所以即便是一个简单的陷阱都会让很多人沦陷。善良与邪恶原本就只是一念之差，然而等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许早已经身陷绝境，不能自拔……

第3卷 毒网蜜汁 55

看似平静的水面，或许已经暗流涌动；看似美丽的景致，或许即将风云突变。我们经常抱怨这个社会太过复杂，让潜伏于雾色之中的黑手总能有机可乘。然而，很多时候最原始的裂变却往往最先出现于你我心中，确切地说这就是自甘堕落……

第4卷 雾色滨江 83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们总愿意将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而忽略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即使再怎么刚正不阿、情法分明，也是很难抵御布局者处心积虑地算计，因为我们同样扮演着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角色……从公仆到昏吏仅有一步之遥，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无愧于天地良心、无愧于党和人民……

第5卷 天崩地裂 129

古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朗朗乾坤，天网恢恢，即便再怎么遮掩那些丑陋的嘴脸，始终都会难逃一劫。“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第6卷 致命贪婪 191

一旦真正开始蜕变，即便之前再有良知的人，都会在原始欲望的诱惑下，变得极度贪婪，丧失本性。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这种最原始的突变都是非常可怕的……

第7卷 天不藏奸 249

当我们全心全意为百姓做事的时候，不要忘了抽空看看身边那些原本真实善良的亲人和朋友，或许就在这个很不经意的瞬间，有人正在慌张地戴着面具……

第8卷 绝对忠诚 311

什么是忠诚？忠诚就是我们始终不用担心有一天百姓会指着自己的后脊梁骨破口唾骂，始终不用担心肩膀上挑着的担子会被遗忘在某个肮脏的角落，始终不用担心有一天会承受不起自己的名号：国家干部。

—— 第1卷 ——

福祸之间

每个人都有向往权力的原始欲望，然而就当你一步一步踩着这种欲望前行的时候，身边的人和事似乎也会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地蜕变，可是所有的一切只能在你面临生死抉择的临界点凸显出来……

——邵闻天

邵闻天依旧喜欢在工作之余，漫步于气势恢弘的滨江大桥，或许只有站在这个地方，他才会感到一种由衷的释然。飞奔的滨江之水迎面扑来，就连空气分子间的味道都是如此的亲切。日益繁荣的滨江一号开发园区，更是如同一位清秀动人的美人一般依偎在千年奔流的巨龙身旁。从开发园区的最初设想到落成，其间所经历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这些似乎都镌刻在了这位刚刚被选为滨江市市长邵闻天额头上的皱纹之中。自打走出校园，选择从政的那一刻起，一颗忠诚之心便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田。

不知道是因为一种长时间奔波导致精神和肉体上的麻木，还是他又在自己的肩头加上了几块更重的砝码，此刻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由晋升所带来的快感，愉悦。在滨江老百姓的眼里，这个瘦小的身体无疑已经支撑起了整片天空。不管是市区建设，还是城乡发展，他的车似乎永远都飞驰在安详的马路上。在邵闻天看来，这原本就是一个人民公仆应该肩负起的职责。

手机铃声终于还是打破了邵闻天的沉思，正式上任这几天都忙于手头这摊子事情，幸好在手机里做了备忘录，否则老婆的生日恐怕也会被淹没在繁忙的工作之中。老婆陈小丽所给予邵闻天的支持与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这辈子亏欠她的实在太多了，要是没下辈子，恐怕真是没办法弥补啦。”

这对夫妻，除了不能一起过周末，不能一起看电影，不能一起在工作之余携手漫步，其他的似乎和平常百姓没有什么分别。而这位市长夫人似乎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男人是滨江的一把手而享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站在讲台上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占据了她的五分之一的生命。不了解她的人，似乎总是会投来一阵向往羡慕的眼神，而整天在一起的那帮人，却向来都是在心里替这位原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美丽女人暗自叫屈。在陈小丽的眼里，这些年似乎连她自己都慢慢地遗忘了什么叫做生日。每每看着丈夫四处奔波，回到

家之后，总是拖着满脸的疲惫、困惑、兴奋、烦躁。这个女人的心早已经被融化，即使她在一秒钟之前是想冲这个男人大发雷霆。

想着想着，邵闻天只觉得眼睛有些稍稍发酸。无论如何，老婆的这个生日自己绝对要好好地陪伴，即便这辈子真的无法弥补对她的亏欠，但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他同样有责任呵护自己的女人。

陈小丽同样是个工作狂，一旦走上讲台，她似乎整个人都会变得异常的亢奋，面对这些即将走上人生新起点的高三毕业生，她能做的就是尽一个老师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些可爱，单纯，对人生充满憧憬的孩子们走上一个更高的舞台。即便是在周末，她也总是会利用一天的时间来到学校，时刻准备着为孩子们认真辅导。在陈小丽的眼里，自己做的这些和丈夫对滨江的建设同样伟大。

扔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开始猛烈地振动起来，陈小丽放下手中的教辅书，顺势接听了电话，甚至于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上面的电话号码，因为这个时候打来电话的多半都会是她的学生。

“喂，小丽，我是邵闻天。”电话那头的声音让陈小丽不自然地重新看了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

“怎么是你呀，我还以为是班里的同学呢。说吧，我的大市长，有什么指示？”陈小丽喜欢用这样的口气和自己的男人说话，如果硬是要细说的话，这也算得上一种撒娇吧，至少对这个女人而言可以这么理解。

邵闻天停顿了一下，郑重其事地说：“陈小丽同志，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现在就在滨江中学的校门外。我看同学们已经陆陆续续离开了，你这个班主任什么时候下课呢？”

陈小丽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苦笑道：“你不说我都忘了，你等等，我马上出来。”挂断电话的瞬间，她的眼睛不由得有些模糊，或许这种感觉早已经被淡忘了吧。她乱乎乎从办公桌里寻找那个不知道被扔到什么的化妆盒，终于还是在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小东西，不过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尘。和所有女人一样，陈小丽不止一次地照镜子，突然之间她发觉自己憔悴了许多，显得有些苍老。

邵闻天等得有些着急，但是他很清楚这种心情显然是缘于一种陌生，甚至于妻子对丈夫的期待。远远地看着陈小丽从学校走了出来，邵闻天兴冲冲地迎了上去，微笑道：“我还以为你这位班主任还在给孩子们辅导呢，难道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小丽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女人的幸福，满足，甚至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情感，莞尔一笑道：“时间长了，连我自己都给忘了。这不，快高考了，孩子们的功课可比什么都重要呀。不过，你这个大忙人能抽时间陪我，才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呀。”两个普通的人相互依偎着，如同所有恋爱中的情侣一样，享受着余晖下的阵阵清凉。

星巴克咖啡馆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清新的香味，这种小资情调的生活，对于邵闻天夫妇而言，或许多半都是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景。陈小丽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突然有些诡异地说了句：“我的大市长今天怎么也想起来享受享受这种小资的生活情调呢？”

邵闻天的嗓子有些干涩，原本打算从兜里摸出支烟来解解馋，不过四下看过之后，却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被老婆这么一问，他倒是觉得有些尴尬，苦笑道：“适当地感受一下高雅的生活情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话说回来，来这种地方的时间可真的是屈指可数呀。怎么样，今天这个生日打算怎么过？”

陈小丽轻轻地搅动着手中的咖啡，摇摇头道：“既然是你给我过生日，当然是你拿主意了，你什么时候还变得这么民主啦。依我看，在外面你总是民主第一，在家绝对算得上法西斯独裁统治，呵呵……”

和陈小丽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甚至于差点忘了这个女人如此动人的微笑。窗外车水马龙，显得过于喧闹。邵闻天静静地看着妻子，所有的爱情似乎都已经融化到了彼此的理解与支持的心间：“这些年确实太忙了，经常是忘这忘那的，什么时候等滨江的这摊子事情都理顺啦，我就好好来陪你怎么样？”

陈小丽坦然地说道：“你呀，总是这么说，也就是把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能骗到手，要是放在现在的年轻人，谁会吃你这一套。”邵闻天憨憨地笑道：“怎么能说骗呢，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不过我真的很知足，能有你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理解和关心我的人默默地站在自己的身后。哎，看来这辈子恐怕只能这样啦，要是有了下辈子的话真好……”

陈小丽轻松地说道：“我说闻天，你今天怎么看起来倒像是个哲学家，说话一套一套的，倒是有点当年追我时候的劲头。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悔，当初怎么就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呢？”

“有吗，我怎么记不起这档子事啦？”

这样的轻松嬉笑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陈小丽并没有要求过什么，

因为还有许许多多滨江的老百姓在等着自己的丈夫，就如同孩子们焦急地等待老师为他们解决难题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她心里明白，在这个男人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无法被占据的空间留给自己。

邵闻天原本打算今晚亲自下厨给老婆献个殷勤，现在看来似乎又要被什么事情所打乱。手机已经不止一次地发出惊人的振动，邵闻天抬头歉意地看着陈小丽说了一句：“不知道又有啥事？”

陈小丽只是微微一笑道：“还是公事最为重要，快接电话吧，我们又不是刚谈恋爱的小青年。”

电话是秘书小王打来的，只听见对方紧张地说道：“邵市长，刚才环保局的同志打来电话找您，说是北区的养殖区发生了重大险情。”

秘书小王的语气一下子刺激了邵闻天的神经，对“重大险情”这四个字，他更是迫切地了解最新情况，只是稍稍缓了一下情绪道：“北区到底发生了什么险情，另外你赶紧通知小乐到北大街星巴克。”小王解释道：“听环保局的章局说，不知什么原因养殖区饲养的鱼突然出现大面积死亡，现在环保局以及公安局的同志都已经赶往事发现场。”

邵闻天原本轻松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眉宇之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愁云，重重地应了一声：“我知道了。”电话挂断的瞬间，他的思绪早已经飞到了北区现场，不过面对陈小丽，也只能是深表遗憾地说道，“北区养殖区发生了重大事故，我现在得马上赶过去，如果时间来得及，我晚上回来陪你。”

陈小丽道：“你还是赶紧过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不用担心。”

市委市政府离北大街不远，小乐已经到了星巴克的门外。邵闻天一上车，便完全扔掉了所有的杂念，急忙问道：“北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小乐是个农村孩子，跟随邵闻天也有一年多时间，对于这个雷厉风行的市长更是打心眼里佩服。除了工作，邵市长似乎就如同他的长辈一般，对小乐更是非常关心。其实，现在邵市长脸上的这副表情，在小乐的眼里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小乐道：“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邵市长，我念书不多，不过总觉得一般发生这样的事情总少不了和水质污染扯上关系，这几年在其他地方发生此类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啦。”刚开始给邵市长开车的时候，小乐就跟个大姑娘似的，除了自己的方向盘，似乎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总觉得给当官的开车，凡事都应该谨慎一些。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鬼机灵的小伙子也会时不时地给滨江市市长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小乐的一番话倒是让邵闻天心头猛地一怔，摇摇头说道：“不过北区附近似乎也没有什么污染源，对了小乐，你帮我想想北区附近都有什么企业、工厂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工业污染？”

小乐摇摇头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您还是到现场看看再说吧。”

养殖区已经是人声鼎沸，看到邵市长的车子缓缓驶来，环保局工作组的同志以及公安局的领导，便急忙迎了上来，对这位市长的脾气，他们这些人可都是非常清楚。渔民们的情绪显然变得非常急躁，现场乱哄哄的一片。北区是邵闻天在初任滨江市副市长的时候，一手规划起来的，算是他市长生涯上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这里的渔民总喜欢把邵闻天邀到自己家中，做点自家养的新鲜水产，其乐融融地享受致富后的美好生活。然而眼前的这一切却让邵闻天有些震惊，看着渔民期待的眼神，作为一个市长，一个人民公仆，他想知道的只有两个字：真相。

邵闻天的到来，对北区的渔民来讲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大家伙心里清楚，眼前的这位滨江大汉从来都不曾辜负过老百姓的殷切期望。刚刚还一筹莫展的老宋头，这会儿终于松了口气。邵闻天和老宋头算是老相识了，以前她为了北区的建设和发展曾长时间在此蹲点，老宋头倒是成了他的活地图。此刻，老宋头不紧不慢地走到了邵闻天的身旁，说道：“邵市长您来啦？”

邵闻天脸上焦急的表情显然还未能完全消散，急忙说道：“宋大叔，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弥补大家伙的损失，您放心吧！”老宋头点点头道：“邵市长，一看到您的车我们大伙都已经松了口气，我们北区的百姓有谁会信不过您呢。对于这次的海水污染，我倒是有点看法……”在邵市长的面前，老宋头从来都没有什么不敢说的，他心里自然是非常清楚市长的脾气。

果然，邵闻天有些沉不住气地追问道：“宋大叔，难道您有什么线索？”

老宋头道：“这几天晚上，就离我们养殖区不远总有些运沙土泥沙的大船经过，依我看八成是这儿出了问题。您是知道的，以前我们这儿可是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

看得出来老宋头似乎对自己的看法颇为自信，这一点邵闻天倒是不曾怀疑过。只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运送泥沙的大船从养殖区附近经过，显然这是违背明文规定的，八成是那些承包商为了少走弯路……想到这里，邵闻天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约莫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他才说道：“宋大叔，我相信你的看法应该不会有什问题。等环保部门的水样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一切就都有了眉目。不

过有一点，我必须马上弄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会有大船从禁航区穿过。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您，宋大叔。”

宋老头急忙说道：“邵市长这是哪儿的话，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老宋头的，您尽管说！”

邵闻天道：“我是想麻烦宋大叔帮忙和工作组一起安抚一下受损失的百姓，关键您在咱们北区也算是个很有威望的老人家了。”

老宋头谦让道：“什么有威望呀，不过这件事情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和工作组的同志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的。话说回来，有您给大伙做主，也就没啥大不了的事情了。”

邵闻天全面地了解了北区的情况之后，这才和小乐一起回到了车上。跟了邵市长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他给阿姨过一个像样的生日，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却发生了这种事情。小乐低声问道：“市长，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邵闻天奇怪地看了一眼小乐道：“回办公室呀，必须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具体研究一下对受灾群众的经济补偿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彻查此事……”邵闻天是个直肠子，每次和小乐说话，都有点像是下级给上级汇报工作的味道，不过他倒是从来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小乐还是忍不住说道：“要不要我先送您回家一趟，毕竟今天是阿姨的生日，所以……”

邵闻天摇摇头道：“你这个小鬼，啥时候变得婆婆妈妈，有什么事情比老百姓的事儿还重要呀。再说啦，你阿姨又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

小乐道：“可——”他终于还是把后面的话又咽了下去……

好不容易有机会和老公享受一番久违的浪漫情调，谁知道又是中途夭折，陈小丽一个人静静地听着美妙的旋律，可就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以前她记不起自己生日的时候，反倒是从来都没有如此在意过。

自从孩子出了意外之后，这个原本平静温暖的三口之家一下子变得孤独起来，陈小丽和邵闻天似乎都在用几近疯狂的工作来转移这种无法承受的丧子之痛。每每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陈小丽总会不自然地想起自己的孩子……思绪一下子飘到了这个让谁都无法释怀的禁地，眼泪不情愿地滑过了陈小丽冰冷的脸庞，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不管是她自己，还是丈夫邵闻天，都在不停地为别人奔波，为什么老天爷要将突如其来的灾难抛向这个善良的家庭中来，为什么好人一生平安的美好祝福，到了他们的世界里就无法实现呢……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佛鬼怪，她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回孩子。

眼前出双入对的情侣让陈小丽突然之间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被人呵护、宠爱，甚至于追捧的渴望。日益喧哗的滨江竟然冷落着这位寂寞的市长夫人，那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失重感显然是每个女人都无法理解与承受的。由于过度专注于心灵深处的困惑，陈小丽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男人已经坐在了她的对面。

“陈小丽，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了！”金丰是陈小丽的大学同学，回国之后一直都忙于发展自己的事业，至于他这几年到底在国外过得如何，恐怕真没几个人知道。

陈小丽这才茫然地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模糊的轮廓，就在紊乱的思绪之间，还是找到了一些逝去的记忆。她微微地摇摇头说道：“金丰，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又是什么时候坐在这里的？”

金丰有些诧异地看着陈小丽，现在的她和当年那个清纯的班长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他微笑道：“我回国已经有好几年了，之前一直都是在内地发展，年初才把公司的总部迁到了滨江。刚刚看见你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得了老花眼，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看你若有所思的样子，在想什么呢？”

陈小丽感觉到自己脸部的肌肉有些僵硬，摇摇头说道：“十几年没见，你还是当年的那副书生模样，转眼间我们都已经到了奔五的年龄啦。”

“怎么样，这些年过得还行吧？”在金丰的眼里，眼前的陈小丽就如同杯中的咖啡一般，总是能给人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当年暗地里追求她的同学更是不计其数。金丰继续说道：“当年你可是我们系里名副其实的系花，只是今天看见你总觉着少了一些什么似的。”

当年的金丰是个沉默的大男孩，每天似乎都离不开那些厚重的课本，身体单薄的他也不大喜欢运动，这种印象倒是让陈小丽一直都不曾忘记。陈小丽抿了一口咖啡，笑了笑问道：“少了什么呢，你总不至于用当年的审美眼光来看我吧？”

金丰摇摇头道：“还真说不上来，听其他同学说你毕业后就做了人民教师，现在还是吗？”

陈小丽点了点头道：“是呀，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会让人变得年轻。”她仔细地打量了眼前的这个老同学，继续说道，“金丰，看来你这次回来是准备在滨江长期发展了？”

金丰道：“是呀，这几年滨江的发展势头不错，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

很适合创业。另外，可能还有一种对母校的眷恋之情吧，毕竟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陈小丽道：“你呀，还是以前的老样子，一点都没变，整个就是深沉过度。”

金丰道：“这恐怕是从娘胎里就有的东西了，没法改变。现在的人不总说个性嘛，这可能就是我的个性吧！”陈小丽微笑道：“你还是那么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金丰的突然出现，一下子将陈小丽从矛盾的边缘拽了回来，之前那种极端的心理此刻也已经荡然无存。这种情感上的转移，让她顿时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那股怨气随之飘散。其实女人的直觉已经告诉陈小丽，就连金丰都已经感觉到当年的诸多生活元素已经被现实所磨灭，只是他没有言明罢了。没想到四十一岁的生日竟然是金丰陪她一起度过的……

以前的金丰是个沉默寡言之人，不过这些年在商海之中的打拼早已经让他脱胎换骨。然而，当年他却始终没有勇气向眼前的这个女人表达自己长久以来的爱慕之情，原因很简单，他总觉得和陈小丽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如同很多言情小说一般，爱情逝去了就不会被追回。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陈小丽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现在这样放松过。

金丰终于将话题转了回来，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你的生日，对了，你的白马王子呢？”

陈小丽显然感觉得出来，眼前的金丰已经今非昔比。突然被他这么一问，却不知如何作答，只是淡淡地说道：“他最近一直都很忙，刚和我坐下来不久，又有事情了。”

陈小丽的语调突然变得有些低沉，金丰已然嗅到了一些味道，笑了笑说道：“我绝对相信老班长的眼光，要不是生活很滋润，你还能像以前那样？”

陈小丽道：“他是个好男人，一直都是。好了，不说这个了。今天既然碰上了你，看来不宰你一顿，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只不过担心你家那位会吃醋，呵呵……”

金丰搞笑地转了一下眼珠子，说道：“我家那位，估计还在丈母娘肚子里。”

两人聊了这么久，却一直都没涉及家庭的话题，显然是他有意回避，这会儿陈小丽也就不再追问什么了，只是茫然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今天我非吃穷你不可……”

不知何故，此刻的陈小丽俨然成了当年那个小丫头，浑身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一辆银白色的动感宝马缓缓地朝滨江大道方向驶去……

此刻，邵闻天正张罗着和相关部门的同志讨论有关北区灾情的情况，哪里有什么心思其他的什么事情。从某种角度而言，对于邵闻天接任滨江市长一职，很多人还持保留意见。对于这次滨江北区发生的情况，环保部门的章大同局长已经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由于事发突然，邵闻天也顾不上什么周末不周末的了，在他的眼里老百姓的事儿比天还要大。虽说有人心存抱怨，可谁也不敢说些什么。环保局局长章大同算是邵闻天多年的老朋友了，一直以来两人合作得都算顺利。邵闻天心里明白，虽然这些年自己为滨江的发展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可是要想干好市长这个差使显然不那么容易，毕竟在很多时候需要把握全局，而不是像自己当年那样只知道埋头实干。会议在很多同志们的沉默中结束了，对于一上台就遇到的这个突发事件，邵闻天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可又说不上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一个人沉闷地抽起了香烟……

章大同原本准备直接回局里，可一想起刚刚老朋友邵闻天满脸的愁云，便又转了回来。果然和猜得差不多，邵闻天正在为此事犯愁。章大同咳嗽了几声，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我说闻天呀，这可不像你一贯的作风呀，怎么，这么点小事就把你这个大市长给难住了？”

邵闻天深深地叹了口气道：“不瞒你说，这次我总觉着心里不太踏实。按理说，北区发生的事情也不算什么棘手的问题，可……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和邵闻天朋友一场，此刻他的烦恼，章大同自然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别的不说，单从今天的会议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邵闻天算个实干家，对于别人的闲言闲语总觉着扎耳朵。章大同笑道：“我看呀，八成是还在为外面的闲言闲语困扰着吧。我说你这人，以前可从来没发觉你还在意那些东西。”

在章大同的面前，邵闻天自然不用隐瞒什么，苦笑道：“这连你都看出来啦？”

“秃子头上的跳蚤，我这个老朋友要是连这都看不出来的话，那也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我知道，对你接任滨江市长一职，很多同志都有意见。不过这也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

被章大同这么一说，邵闻天倒是有些糊涂了，满脸疑惑地看着他问道：“怨我，怨我什么？你老章可是知道我的为人！”